

警与匪 罪与罚 善与恶 两个几乎重合的身影殊死搏斗
刑警队长被『克隆』所引发的惊天灾难
DNA 血型 生命密码 神奇吻合

隐藏
在
脸
谱
背
后
的
危
险
真
相

脸谱

朱昭宾
梁丽华 著





脸谱

朱昭宾
梁丽华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脸谱/朱昭宾, 梁丽华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104-03011-9

I. 脸… II. ①朱… ②梁…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8884 号

脸 谱

策 划: 宋宝强

责任编辑: 黄艳华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2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04-03011-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影视小说，是最近几年兴起的小说中的又一种文体，刚一上市，就得到了读者的喜爱。影视小说是小说家族里的一种新生事物，受到读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影视小说之所以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我想不外乎如下几种因素。影视小说是和影视连在一起的，影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传媒中的霸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影视在传媒霸主的地位上越来越巩固。因为影视的传播，带动了影视小说的热销也很正常。另外，影视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她是影视剧的节奏，简洁明快，在读者闲暇越来越少的今天，这也是快节奏的影视小说受到青睐的又一原因。还有，影视小说是文学作品，她又不同于影视剧作品，人们喜欢小说的原因，就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每个主人公的人物定位都是靠读者的想象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和作者一起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创造。

许多电视剧，在读其影视小说时，读者是买账的，可看了电视剧，人们又觉得少了什么，这就是两种文学样式的不同。因此，不能说有了影视剧就取代了影视小说，我认为二者是相互补充的文学样式，唇亡齿寒，缺一不可。

每一部影视小说都是一部完整的故事，我历来主张一部文学作品一定要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样读者才能接受你传达出的情感和思想，故事是文学样式的载体。一部一流的小说，肯定会有一个一流的故事。

说到故事，朱昭宾可以说是编故事的高手，精于虚构的行家，这和他的经历和阅历是分不开的。他当过兵，做过数十年的记者和广告，生活的阅历让他对生活的变数充满了预见和先觉，他的每一部故事都充满了生活的质感和张力。

朱昭宾同时又是阅读的狂人，各种期刊杂志，还有新上市的图书，都会有会成为他阅读的对象，同时还观赏了大量的中外影碟，间接经验上来说，弥补了他想象的空间。

对于创作者来说，历来有两种人在写作，一种是生活型的，靠着生活的感悟在写作；还有一种人靠的是经验、灵气在写作。以我对朱昭宾的理解，他靠的是两者之间的写作，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加上勤奋，这就是朱昭宾的写作状态。

对写作这一行当，朱昭宾可以说入行很早。早在三十年前，他就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进驻到八一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以后的多家电影厂都可以见到朱昭宾出没的身影。多年创作经验，为了他今天的厚积薄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如果说，没有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积累，就不可能有他的今天。

此时的朱昭宾，不论从创作经验上，还是生活的积累上，他正处于黄金时期，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理由、也有充足的信心期待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是为序。

石钟山

2008年11月

序 章

197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江淮大地沉睡在死一般的静寂里。

突然，一列长长的火车，如一条夜色里穿行的巨龙，疯狂地嘶鸣着，由南至北在秋天的原野上飞驰着。

车厢里十分拥挤。从拥挤的人群里散发出来的汗腥、脚臭和种种臭鱼烂虾的味道搅在一起，弥漫在空气里不肯散去。

这时，随着一声吆喝，一个列车员推着一辆哐啷作响的小餐车，艰难地挤过拥站在过道上的旅客走了过来。

“盒饭，一块钱一盒——”嗓音很高的列车员吆喝着。

小餐车上的生意，在这里受到了冷落，列车员有些失望地继续往前推去。当列车员快要走到车厢连接处时，不料，一个身穿军用棉大衣的女人伸过来一只胳膊。列车员停了下来，先是看了一眼女人手里捏着的几张毛票，接着朝那女人点了头，顺手把那几张毛票抓过来，一五一十地点了，弯腰从小餐车里捡出一只盒饭，递给了那个女人。

看上去，那女人长得十分俊气，很有些飒爽英姿的味道。这种味道虽然说不上多么迷人，但透过外表，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内在母性的温暖。她好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目光里充满了饥饿。

女人十分平静地把刚买来的盒饭放在身侧的茶几上，正准备打开，忽然，坐在她身边的一个女孩儿望着她大声惊呼起来：“啊！你流血了！你看，你怎么流血了？！”

那女人不自觉地愣在了那里。接着，她一边举着手里的筷子，一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脚下，此刻，自己裤管下那地方，已经汪了一摊猩红的血迹。浓烈的血腥味，一霎时翻卷上来，并渐渐在整个车厢里弥漫开去。

那女人猛地按住了自己的下腹，不知所措地呼喊道：“我……我要生了……”



快，救救我……”

惊呼声与呻吟声，一下子把旅客们的目光集中到那女人的身上来。许多人先是一个惊愣，接着便向那个求救的女人纷纷围了过来。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人们担心地问道。

“医生，医生，谁是医生？快救救她，她要生了！”女人身边的那个女孩儿，一边呼喊，一边竟吓得哭出声来。

一个背着红十字药箱的年轻女子，听到消息，很快从另一节车厢里拨开拥挤的人群走过来。

“来，让我看看！”背红十字药箱的女子来到那女人身边，把药箱放在车厢的茶几上。很快又与另外几名旅客一起把那女人摆放好，准备为那女人助产接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列车一如既往地嘶鸣着向前奔驰。

在那位医生一番紧张的忙碌之后，随着嘹亮的啼哭声，一对双胞胎男婴顺利地来到了人世。

然而，就在大家万分惊喜之际，那位脸上已经挂着汗水的医生，倏然发现那女人的腹内还有一个胎儿。

医生下意识地皱了一下眉头：“还有一个？”

“使劲！再使点劲，马上就要生出来了！”医生望了望那女人，鼓励道。

那女人压制住自己的痛苦，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扭曲着自己的上身，大喊了一声。又一个男婴终于钻出了母体。

车厢里又一次传来了惊呼声：“我的乖乖，三胞胎！”

但是，惊呼过后，人们很快便惊呆了。这个男婴生下来好半天了，却一直没有听到他的啼哭声。

整个车厢一片静默。人们似乎在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等待着最后的那个男婴传来的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医生开始为那个无声无息的婴儿做人工呼吸了。站在她身边的所有的旅客，都眼巴巴地注视着，等待着……

一分钟、两分钟……

医生终于绝望地摇摇头，自言自语道：“生产时间太长了……”

此刻，那女人，那男婴的母亲，已经失去了周身的气力。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旅客座椅上，渐渐地走进了浑沌的梦里……

那女人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了。她是被一阵乱嚷嚷的嘈杂声惊醒的。从旅客的举止神态上，她意识到，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到了……

列车上哭哭啼啼的婴儿，最终是被清扫车厢的列车员发现的。

这时，整个空荡荡的车厢里，除了新生的婴儿，已经见不到一个人影了……

第一章

1

对于正在迅速发展的江淮某地的中等城市江洲来说，2004年这个过早来临的夏日，似乎从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多少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春夏秋冬的自然规律，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所呈现出来的意义，明显地带上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味道。

来的来了，去的去了。开始或者结束，生活就这样一如既往地在这个城市里进行着。尽管宽敞平展的市中心街道的路面上于烈日之下正蒸腾着一阵连着一阵的燎人热浪，但是，人们仍然匆匆来去于店铺林立的街道与一切可以出入的场所。

此时正是阳光炽热的午后，街道上的车辆和行人相对有些稀少。

那辆锈迹斑斑的黄色工程抢险车，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心街道上的。

透过敞开的车窗可以看见，司机是一个身材魁梧而又强壮的青年男子。这个男子身着一套工程抢险人员常穿的黄色工作服，戴着一副宽宽大大的墨镜。

一路上，抢险人员的目光不时地透过墨镜往敞开的车窗外张望，那目光落在街道上那些美丽的女人身上，面部肌肉就会于猝然之间若有若无地抽搐起来，随之而来的喉咙里就会发出十分怪异的咕咕声，如同一只正在产蛋的老母鸡……

黄昏时分，炽热的暑气渐渐消退下来，那辆黄色抢险车如一只寻血猎犬般，正缓缓行驶在闹市外的一条林荫道上。这时，一队戴着头盔、穿着紧身运动服、骑着自行车的女运动员，在林荫道上飞驰而过，从她们的身上洋溢出来的生命活力和体现出来的健美与欢快，辐射到每一个行人的身上。

黄色抢险车里的青年男子又在笑了。他加大油门，跟上了女运动员们，并一

直跟随着驶进江洲师范大学的校门。

那些女运动员最终停在了校内体育馆的门前，整整齐齐地站成了一排，等着走下敞篷式越野车的教练进行讲评总结。

穿着一身运动衣的男教练，显然对今天的训练不尽满意，但是，为了鼓舞士气，他还是走到队伍前，例行公事般地说道：“今天的训练科目基本完成，大家都很有努力。但是，有个别人是心不在焉的。我能看出来，我不想点她的名字。”

教练员说到这里，下意识地扫了一眼队伍中的那个小个子女孩，而后继续说道：“你们要知道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门槛很高，竞争很激烈。我们马上面临省里的选拔赛，到时候我们这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将被淘汰。我希望你们各自好自为之。”教练员说到这里，本想喊一声解散，但是，他的目光又无意中落在了那个小个子女孩的身上，教练员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有些不满地提高了嗓门说道，“陈平，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可不想因为一个人的情绪低落影响整个团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个子女孩听到教练员点了她的名，忙把头低垂下来，小声嘀咕道：“我怎么啦？”

教练员没有听到那个叫陈平的小个子女孩的埋怨声，目光迅速扫视了一遍大伙，接着一摆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解散！”

女运动员们一哄而散，唧唧喳喳地拥进体育馆。陈平走在最后面，刚才受到了教练的点名批评，她心里边感到十分委屈，一副不快的样子。一个同伴看到陈平这样，忙走过来安慰道：“杨指导这人就这样，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别太在意了。”

陈平感激地看了同伴一眼，一边慢慢往体育馆走，一边真诚地说：“我并不是想影响大家的成绩，不知怎么了，我今天一直情绪不高……”

那辆黄色的工程抢险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悄无声息地停在了不远处的一块树荫下。而刚才的这一幕都被车里的那个青年男子看在了眼里。

待女运动员们陆陆续续在视野里消失之后，身着黄色工作服的工程抢险人员慢慢打开车门走下车来，若无其事地走进了一间配电房，开始动作熟练地打开配电箱检修起线路来。

突然，隔壁的更衣室里传来一阵惊恐不安的喊叫声。刚才明晃晃的更衣室，此时此刻陷入一片昏暗之中。

“说停电就停电了，黑压压地怎么洗澡呀？”

黑暗里不知是谁埋怨了一句，埋怨声立即引来许多人的共鸣：“不是说这里从来不停电的吗？”

“妈的，真是见鬼了！本想好好洗个热水澡的！”有人甚至骂了起来。

那个左脸颊上长着一颗细小黑痣的女孩子陈平，正在惊恐不安地更换衣服，这时，身边的同伴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陈平，想什么呢，你怎么还没有好呀！”

陈平一边焦急地等待来电，一边应着：“真不巧，我这几天倒霉了。”

那个穿黄色工作服的青年男子，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出配电房，向不远处的锅炉房走去的。

锅炉房里没有一个人影，炉膛里正燃烧着熊熊大火。青年男子打量了一下四周，除了锅炉旁有一张小床外，几乎没有任何一件像样的家什。毫无疑问，那张看上去脏兮兮的小床，是值班人临时休息的地方。青年男子望着那张小床笑了笑，接着，猛然想起什么，顺手操起一把铁锹，往炉火正旺的炉膛里加煤，顿时，炉膛里烈焰翻滚。直到这时，青年男子仍不肯罢手，还在往炉堂里一锹一锹地填送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心中的愤怒一般。

滚滚黄烟一团连着一团从炉口处涌了出来，大有淹没一切的迹象。于不知不觉间，那些浓重的黄烟顺着通风管道，又一团一团打着滚儿向更衣室涌去。

更衣室的那些女孩子有的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换好了衣服往门外走去，而更多的女孩子还在更衣室等待着。

浓烟涌进了更衣室。更衣室里剩下的那些女孩子一下子惊呆了。待反应过来，顿时齐呼乱叫着慌作了一团，一边呼着喊着，一边纷纷逃离出去。

那个叫陈平的女孩子被席卷而来的浓烟呛得大咳起来。黑暗中，她一边惊惶地把背心套在身上，一边跟着杂乱的人群往外跑，不料想，于慌乱之中滑倒了……

市消防队很快接到了报警，几辆消防车迅速赶到了火灾现场。

一根根消防水管被消防队员拖进了体育馆，高压水枪喷射出来的水柱一起扫向浓烟翻滚的更衣室。一些运动员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惊魂未定地走出体育馆。看上去，此时此刻的运动员们一个个都显得十分狼狈。

就在这时，人们忽然发觉，那个脸上长有一颗黑痣的小个子女孩陈平不见了。

2

江洲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何菁，正在警察俱乐部和她的队员们一起进行空手道训练。在这些年轻的警官里，正在停职接受调查的江洲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徐雷显得格格外英气逼人，动作亦最为潇洒利落、果断有力。

但就在训练的过程中，徐雷好像一下子变得情绪失控起来。一连几个凶猛的招式过后，与他对手的对手便被逼到了死角。一般情况下，这时候处于上风的选手应该停止攻击才是。但是徐雷却不依不饶，步步紧逼，就像一只暴怒的狮子，

连续使出撒手锏，将对手重重地压在自己的身下。接着就是一个双手锁喉，眼看就要将对手置于死地。众人一下子惊呆了，连忙冲了上来，把徐雷拉开了。

何菁对徐雷大声吼道：“徐雷，你想掐死他吗？这是训练，不是拼命！”

何菁一句话，让徐雷猛然省悟过来，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懊悔。他赶忙把倒在地上的对手扶起来，十分歉意地说道：“对不起，真对不起。刚才，没伤着你吧？”

对手朝徐雷摆摆手，猛烈地咳嗽起来。

“对不起，我，我刚才好像走神了……”徐雷仍心怀歉意地向对手赔不是。

何菁疑惑地望着徐雷问道：“你到底怎么了，受什么刺激了？”

徐雷思忖片刻，摇摇头道：“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刚才一阵心烦意乱，情绪就没法控制了。”

正说着，何菁的手机响了。

何菁听着电话，脸色冷峻起来：“我知道了，我二十分钟内赶到。你们注意维持秩序，保护好现场！”

当何菁和徐雷赶到江洲师范大学体育馆的锅炉房时，刑侦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在现场进行勘察了。那个叫陈平的小个子女孩，此时正赤身裸体地躺在锅炉房的小床上。法医周光涛正在认真地检验陈平的尸体。

何菁望一眼陈平的尸体，眉头禁不住皱了一下，接着向正在勘察取证的郑震问道：“怎么样？现场没有被破坏吧？”

郑震抬起头来，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凶手是个老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

接着，郑震把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向何菁进行了简单的汇报：“死者是本校体育系三年级的学生，自行车运动员。案发之前，体育馆内曾经发生过火灾，现在还没有查清事故原因，体育馆已经封闭了。死者的同学说从失火那会儿起死者就不见了。”

法医周光涛检验完死者，走到何菁跟前说：“从现场看，这是一桩典型的强奸杀人案。”

何菁听了这话，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说到这个案情，徐雷显得很激动。多年来的刑警生活，已经使他养成了一种敏锐的感觉。于是，在回刑警队的路上，徐雷向身边的何菁征求道：“我想接手这个案子。你看，我该怎么去跟江局长说呢？”

何菁扭过头来，问：“这么说，你对这个案子很有兴趣？”

徐雷点了点头。

“这个问题你可别问我。我现在只是受命代理你的队长职务。”

听了何菁的话，徐雷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立刻把脑袋耷拉下了。

这天，徐雷从刑警支队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高洁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等他。高洁是警察职业学院的老师。或许是多年来的职业习惯养成的性格，看上去年轻漂亮的妻子，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干练。

昨天晚上，徐雷突然告诉她，想请个假，带她一起出外短期旅行。高洁听了先是一惊，接着表现得十分兴奋。结婚这么多年，难得有外出旅行的机会，高洁早早地就忙着打点起行李来了。

听到敲门，高洁知道是徐雷回来了，忙放下旅行箱，去为徐雷开门。

“怎么样？请了几天假？”打开房门，不等徐雷说话，高洁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徐雷一声不响地走进客厅，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高洁发觉徐雷的表情很郁闷。

“你怎么了？是不是局里不批？我已经定好下周二的软卧票了。”高洁见徐雷一言不发，焦急地问道。

听了妻子的话，徐雷叹了口气，有些不耐烦地扔下一句：“我没请假！”

高洁一下子感到十分失望，眼里的泪水差点儿淌了下来。

两个人就那样一起默坐在客厅里，似乎谁也不愿再讲一句话了。

客厅的墙上挂着好多用镜框框起来的蝴蝶标本，每一个蝴蝶标本看起来特别像一张张奇异的人的脸谱。显然，徐雷对所收藏的这些蝴蝶标本十分喜爱。

徐雷看了一眼墙上的蝴蝶标本，而后扭过头来望着高洁解释道：“今天又发了一个案子，杀人强奸，光天化日下干出来的。”徐雷的话里充满了愤怒。

高洁有些不解地问道：“你不是在停职期间吗？”

徐雷说：“我去案发现场了。”

高洁一下子显得十分委屈，埋怨道：“叫我看，你原本就不想去旅行……”

徐雷实在不愿再向妻子解释什么，起身脱掉衬衣向卫生间走去，片刻，卫生间里传出“哗哗”的淋浴声。

听着那水声，高洁禁不住狠狠地对着旅行箱踢了一脚，眼里的泪水终于哆哆嗦嗦地流了出来。高洁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冲着卫生间喊道：“什么旅行，都是骗人的。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

这天晚上，徐雷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有入眠。他心里一直想着白天里发生的那桩强奸杀人案，想着那个不明不白死去的女孩子。作为一个警察，他不知道该怎样争取到侦破这一桩案件的机会，冥冥之中，他好像有一种预感，那种预感一时说不清是福是祸，常常会在突然之间闯进心里来，让他坐卧不安。

天终于亮了。像往常一样，徐雷用完早餐，便往刑警队赶去。他决定马上跟公安局长江绍原谈一谈。

江洲市的公安局长江绍原虽已年过半百，但旺盛的精力依然像年轻人一样。

徐雷敲开江绍原办公室的房门，轻轻唤了一声：“江局长。”

江绍原从一份文件上把头抬起来，望了一眼徐雷，有些吃惊地问道：“你，你怎么来了？”

徐雷恳求地望着江绍原，一字一句说道：“我想恢复工作，参加昨天那个案子的侦破。”

江绍原皱皱眉头，示意徐雷在自己的对面坐下，而后问道：“你的问题都搞清楚了？！”

徐雷一下子变得焦急起来：“局长，我跟事故调查委员会说了很多遍了，是当事人拒捕，我才开枪误伤行人的……”

显然，江绍原没有耐心听徐雷把话说完，他打断徐雷道：“你给我说这个没用，知道吗？你有违纪嫌疑。”

徐雷一下子觉得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江局长，我……”

江绍原望着徐雷，不由分说地对他说：“按组织程序办，下午到事故调查组接受询问！”

在省公安厅的小会议室里，五六个省厅调查人员一字排开、神情严肃地坐在长桌后面，气氛显得十分严肃。当调查人员问到当时追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时，徐雷平静地回忆道：

“那人一看见警察来了，就不顾一切的往歌厅外面跑，地上撒落了一地的摇头丸，我马上意识到这个人是涉案的关键人物，就追了上去。当时正是下班时间，他一直在前面跑，冲过三条大街，已经造成了交通堵塞，我从东岸南路一直追到红旗路……”

“追了这么远？”

徐雷继续说道：“是的，我们队里人手不够，当时情况紧急，无法增援。我怕丢掉这条重要线索。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以前曾经是长跑运动员，还得过省全运会一万米冠军。虽然我没有追上他，但是他也没有把我甩掉。”

说到这里，徐雷的脸上露出很自信的神态。

这时，一个省厅调查人员忽然问道：“你为什么不朝天鸣枪示警？”

徐雷如实说道：“我也想过，但是，这附近高楼林立，我担心会误伤楼上的人。”

“这么说来，开枪前你一直是处于理性状态中的？”

徐雷肯定地说：“是的！”

调查人员继续追问道：“你担心误伤高楼上的人，难道你不担心误伤行人吗？”

徐雷抬起头来，望了一眼调查人员，而后声音低缓地说道：“我很相信我的枪法，这是我的过失。”

“你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伤了过路行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徐雷说，“当时那个行人正在追赶公共汽车，突然闯入射程之内，所以造成误伤。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犯罪嫌疑人从我的眼皮底下逃走，所以我开了第二枪。”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那个被你开枪击中的犯罪嫌疑人在医院里脱离了生命危险。”省厅的另一名调查人员说，“不过，他给我们提供的证词跟你说的很有出入。他说他看见几个人进入歌厅，以为是同伙火拼，就往外逃命，跑到济春路口，看见一个人追过来，手里还举着枪，就停住了，双手抱在脑后，没想到你还是开了枪。”

“他胡说，他完全是胡说！”听到这里，徐雷一下子激动起来，“当时我的确很冲动，但是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听到了我的警告，但是根本没有停下来！”

“我们怀疑你有暴力倾向。”又一名调查人员对徐雷说道。

“你说什么？！”徐雷有些吃惊地望着对方道，“我，我有暴力倾向？！”

那人点点头道：“我们调查过你以往的工作情况。你回去等候处理吧！”

调查结束后，徐雷踉跄不快地往回走。他准备把这次接受调查的情况向局长汇报一下，却不知这时候，父亲徐奉公已经敲开了局长办公室的门。自然，他是为儿子来的。

年届古稀之年的徐奉公满头白发，做了一辈子刑警工作，退休前，是市局刑警队的队长。无事不登三宝殿，老队长亲临公安局长的办公室，作为局长的江绍原自是不敢怠慢。

“我今天来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为他作证，徐雷不可能无故开枪伤人！”

徐奉公的话，正好被走进门来的徐雷听到了。徐雷赶紧走过来，望着父亲埋怨道：“爸，你怎么到这儿添乱来了？”

徐奉公还在强调自己的观点：“我怎么添乱了？我是实事求是。”

江绍原接口对徐奉公道：“徐老，你不用着急，要相信调查组会给一个公允的结论。徐雷这个情况我个人表示理解。”

直到听了这句话，徐奉公才算有些如释重负地露出了笑意……

从局长办公室走出来，徐雷执意要开车把徐奉公送回家。

徐奉公最终拗不过徐雷，于是，父子两人坐在车里，一边聊着，一边往家驶去。

徐雷说：“爸，你今天不该到局里来。我这么大的人了，自己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徐奉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扭转头来看了徐雷一眼：“我是担心你嘛，你性子急，遇事容易急躁，打小就这样。知子莫过父，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

徐雷笑了笑，问：“我从小就这样吗？我怎么没感觉。”

说到这里，徐奉公也跟着笑起来：“你小时候个性就强，你忘了，那时你经常跟街坊的伙伴一起玩警察捉小偷，你总是当警察，二愣子从来就是小偷，他跑得快，你抓不住他就跟人家急，跟人家打架，二愣子他妈告到我这里来，我当人家面打了你一顿，不记得啦？”

徐雷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那不是小时候吗？！”

徐奉公一下子收起笑脸，又看了一眼徐雷，语重心长地说：“从小看大，你现在还是这脾性，还是那么好强。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高洁也是这么说。你看这回不是出事了，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

徐雷说：“那你也不应该来局里说情呀。你是老刑警，人家又不能不给你面子；给你面子吧，回头又无法服众，你让人家江局长多为难呀！”

听了儿子的话，徐奉公长长地叹了口气。

5

自从出了杀人强奸案后，江洲师范大学暂时关闭了体育馆。

体育馆四周还遗留着火灾过后的痕迹，让人看了，不知不觉就会心思沉重起来。

为了掌握更为充分有力的证据，何菁带着郑震和李薇再次来到现场。整个体育馆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烧焦了的味道。

“我就奇怪，这个罪犯手脚这么干净。”何菁边走，边自言自语道，“居然什么证据也没有留下？没有指纹也没有DNA样本？”

“市消防支队接到火警报告以后，五分钟内赶到了现场，大火已经烧到了更衣室。”李薇扭头看了何菁一眼，接着说道，“当时动用了四条消防水管，就算罪犯留下了证据，怕也被水冲洗干净了。”

何菁说：“我总觉得这场火起得太蹊跷了。我看不能排除就是同一个人干的。消防队的技术鉴定最后确定火源在哪里？”

“最开始女更衣室的烟是从锅炉房引过去的，但是并没有发生火灾，只是制造了一个火灾的假象。”李薇推测道，“这有可能是罪犯想制造混乱。体育馆里的火灾，经鉴定是混乱中电线短路引起的。”

“这么说，罪犯作案就是在消防队封锁前面的体育馆进行灭火的同时进行的。”

郑震十分同意这一点：“这个罪犯太狡猾了，纵火制造混乱，救火又销毁证据。”

三个人一路察看了配电房和各种管道，最后又走向锅炉房。为了保护现场，自从案件发生后，锅炉房一直被封锁着。但是，此时，房门却虚掩着。

何菁与郑震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轻轻推开锅炉房门，警觉地走进去。他们惊讶地看见了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的徐雷。

“徐队，你怎么在这里？”

徐雷淡淡一笑：“我怎么就不能来这里了？！”

李薇笑了笑，接口说：“我就知道徐队放不下队里的事情。”

何菁走过来，问徐雷：“有什么新发现吗？”

徐雷摇了摇头：“很遗憾，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我觉得这个案犯一定对这个地方很熟悉，或者至少他对这一类建筑很了解，他的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的。”

何菁接着分析道：“外面烟熏火燎乱成一团，他能从容不迫地实施强奸，说明他早有充足的准备。”

“说不定这个案犯还有变态心理，外面越乱、情况越复杂，他越觉得快感。”郑震冷不丁插了一句。

徐雷点点头，表示同意：“这个因素不能排除。首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确定案犯的作案动机？”接着徐雷问道，“还有，你们有没有想到，被害人陈平是怎么被带到锅炉房来的呢？”

李薇皱了一下眉头：“这还真是个谜。”

徐雷继续道：“按照我的设想是，当烟雾弥漫了更衣室以后，案犯冒充消防人员去救人，乘机引领被害人来到锅炉房，然后作案。”

几个人对徐雷的推断表示同意。郑震附和道：“这一招可真他妈够绝的！”

按照事前的约定，一行人走出锅炉房，径直来到大学公安处。

公安处的秦处长和锅炉工老北已经等在那里了。

老北是一个四十几岁的汉子，看上去，整个人萎萎缩缩的，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见徐雷和何菁一行走进门来，老北的神色显得非常紧张。

徐雷开门见山问老北：“事发当时你在什么地方？”

老北的目光哆哆嗦嗦地落在了徐雷的脸上，想了一想，说“我，我去、去学校旁边，京剧团的后墙根……那里……挖蚯蚓，做鱼饵，打算星期天去池塘钓鱼的。”

老北说起话来有些吞吞吐吐。

秦处长看了老北一眼，忙又向徐雷解释：“他说的是市京剧团，京剧团后院是有一段断墙。”

何菁接着问老北：“当时正是你值班吧，你怎么擅自离开？”

老北说：“我中午喝了一点酒，就迷迷糊糊了，在锅炉房那床上倒了一会，清醒过来，什么也没想，提着小桶就去挖蚯蚓去了。”老北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慌慌张张地望着何菁说，“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给我一百个胆我也不敢呀！”

为了打消老北的顾虑，徐雷说：“老北，我们是向你了解情况，你不要害怕，你要相信公安机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知道吗！有什么情况你就说，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情，是吧？”

老北一迭声地连连称是。

何菁仍不依不饶地追问老北：“事发后，你为什么躲起来了？”

老北说：“我……上班时间去挖蚯蚓，又引起火灾，我担当不起啊，给国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是要掉脑袋的罪呀，我越想越怕，就跑到一个同乡那里去躲起来了。”

徐雷看了一眼老北，顺便问道：“老北，你是哪里的人？”

老北回答道：“皖北乡下人。”

徐雷点点头，若有所思地又看了老北一眼，摆摆手：“老北，今天就先这样吧！”

秦处长看看徐雷，又看看老北：“那你就先回宿舍吧，不要到处跑，我们随时找你，懂吗？”

老北连连点头道：“明白，明白。”

老北离开后，徐雷望着几个人问：“你们觉得老北有没有问题？”

郑震说：“这很难说。”

李薇说：“我看他挺老实的。”

徐雷想了想：“现在不好下结论。”接着，徐雷扭过头来对秦处长说道，“麻烦你们注意对老北的监控，有情况随时跟我们联系。”

秦处长说：“你们放心吧，没问题。”

回刑警队的路正巧经过市京剧团大门。何菁无意中向窗外望了一下，看见京